

馬來西亞漢學刊（第二期）
2018年8月（頁145-152）
金寶：馬來西亞漢學研究會
【馬新漢學人物】

余宗發教授治學經驗訪談錄

採訪者 余曆雄
記錄者 沈汶沁

馬來西亞漢學人物誌訪談錄 —— 余宗發教授

受訪者：余宗發（臺灣銘傳大學應用中文系退休教授暨
新紀元大學學院客座教授，簡稱“發”）
採訪者：余曆雄（拉曼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，簡稱“雄”）
記錄者：沈汶沁
日期：2018年1月10日（星期三）
時間：下午兩點至四點
地點：新紀元大學學院圖書館

關鍵詞：余宗發 雲夢秦簡 秦地子學 古文字學

余曆雄 (Er Lee Siong)，南京大學文學博士，拉曼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，研究方向為中國古代文史。Email: erls@utar.edu.my

沈汶沁 (Sim Wen Qin)，拉曼大學榮譽中文學士，吉隆坡尊孔獨立中學中文教師，研究興趣為馬華舊體詩詞。Email: swq1005@gmail.com

余宗發教授治學經驗訪談錄

採訪者 余曆雄

記錄者 沈汶沁

雄：余宗發教授您好。感謝您接受我們今天的訪談。這是“馬來西亞漢學人物誌訪談錄”的部份內容，我們希望余教授能為我們談談您的治學經驗與研究心得，尤其是先秦子學、文字學這兩個專業。

發：好的好的。

雄：首先，請余教授簡介一下您自身的家庭教育與中小學教育的情況。

發：我的教育背景是這樣的，從小學一年級到高中畢業都在同一間學校唸書，這間學校叫做直涼（Triang）華僑學校；同一個校園，包括華僑小學、華僑中學（有初中、高中）。我爸爸在中國時應該唸過私塾。南來後，他讀通俗小說是用唱的，唱完了書就放在一邊，我那時候大概是小學四年級，也就拿來看，呃……是沒有標點的書哦，後來好像慢慢也看得順了。所以，我在小學時期就已經讀過很多通俗小說，比如《三俠五義》、《施公案》、《羅通掃北》、《說唐演義》、《水滸傳》等。在讀初中時，班上有一股買書、讀書的風氣，不論是以抗戰作為背景的中國當代著作、歷史演義都看；尤其是香港作家徐述所寫的《星星月亮太陽》等一系列小說，更是人人必讀。此外梁羽生、金庸的武俠小說，只要一出版，大家都會設法購買來閱讀。因為直涼沒有大書局，我們都用郵購的方式，寫信到新加坡的上海書局，書寄到郵局，我們再去付錢、拿書，然後大家比賽看誰的小說看得多。

直涼華僑中學的余天演校長，是位客家人，他辦完初中後，回去中國中山大學唸書，唸完後再回來直涼辦高中。余校長可能是一位愛書的校長，所以當時直涼華僑中學的圖書館藏書頗多，而政府對外國書本也還沒有開始限制，五四時代的作品也相當齊全，不論巴金、茅盾、徐志摩、魯迅的作品都可以隨意閱讀。

我所以會唸中文系，除了受到先父愛唱小說的影響外，主要是受到以下三位華文老師的影響。一、蘇梅英老師：蘇老師是我初中的華文老師，當時她還在南洋大學唸書，利用假期回來兼課。那時我應該是小說看多了，有一次作文時竟然寫了一萬多字，她認為我寫得不錯，鼓勵我將來要唸文學，我就莫

名其妙裁進去了。二、夏仁山老師：夏老師是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畢業的。他是我高一時的華文老師，他也認為我的文章寫得不錯而稱讚我，使我的信心大增，更堅定了將來有機會要唸文學的信念。三、李萍老師：在我唸高三時她教我們詩詞，讓我領悟到詩詞意境之美，使我堅持高中畢業後到臺灣唸中文系的決定。

我小時候家裏很窮，小學五年級開始，就得幫忙割樹膠貼補家用。高三畢業後，因割樹膠的收入太少，為了籌到往臺灣唸書的旅費，我就到板廠去工作；每天工作兩個班次，早上八點做到下午五點一工，下午六點到九點一工。一年後才籌到旅費去臺灣唸書。不過當時扣除了一切旅費外，到臺灣時，我口袋裏只有一百塊錢馬幣。

雄：請為我們說明一下，您大學時期的學術環境與師承淵源，哪些老師或學者對您有較深遠的影響。

發：我是唸師範大學的，所以四年都不必繳交學費。那個時代讀師範大學的人比較幸運，因為教課的師長幾乎都是從大陸到臺灣教書的第一代學者，其中影響我最大的一位是臺師大國文系系主任程發軔老師。程發軔老師，他用曆法推算出孔子真正的誕辰時間，現在中、臺兩地的教師節，就是他用曆法推算出來孔子的誕辰；他教我們曆法與《左傳》。另一位是教我文字學和《尚書》的魯實先老師。魯老師雖然沒唸過大學，但他在二十歲之前就已把二十四史讀完了。他不論經學、文字、史學，都有獨到的見解，尤其在上《尚書》時，更會將《史記》與《尚書》的內容配合講解。他講課時引經據典，一口湖南華語，更是將課文演繹得栩栩動人。遺憾的是，魯老師卻因過於用功而早逝，在五十多歲就往生了，使許多同學無緣再受他的熏陶。

當年臺灣師範大學教文字學的老師共分三派，一派是高鴻縉老師，一派是魯實先老師，一派是林尹老師。我們學的是魯派。魯老師在文字學上有很多新發現，當時因出土的資料不多，他就利用金文、甲骨文資料，推算曆法的內容，解決了許多學術疑惑。上魯老師的課一定要搶位子；魯老師上課的教室雖然是師大最大的教室，可容納百多人，但當我們到教室前，教室裏早已坐滿一堆研究生了。魯老師是湖南人，他的華語不容易聽懂，很多同學一直到期末考時才能適應他的口音。研究生因聽了很多年他的課，所以筆記寫得很清楚，我們就借他們的筆記來抄寫，以補充聽漏的地方。魯老師講課精彩，是他做學問認真的表現，也深深地影響他的每一位學生。程發軔老師與魯老師的共同特點就是做學問認真，一步一腳印，著作等身，洋溢出學問淵博，

講課精彩。他們的這種特點深深影響了我日後做學問與教學的態度。

我當年在師大唸國文系時，因為基礎不如本地生好，每天除了吃飯與睡覺外，就是讀書、上圖書館，平日的娛樂就是聽音樂系的免費音樂演奏會，到禮堂聽校外來的學者演講。為了補貼公費的不足，則利用整個暑假參加救國團所安排的工程隊，憑體力去從事馬路的建設，換取開學後一年的零用錢。

雄：請問是哪些原因促使余教授繼續攻讀碩士、博士班？

發：我還在直涼割樹膠時，就立志要唸博士學位，所以在唸大學時，就偷偷地開始準備研究所的入學考試。大學畢業後，因平時每天都要教書、讀書，感覺時間不夠用，因此很少出門，每天的時間都花在準備研究所考試上。

因為我比較笨，所以考了很多年才考上師大國文所。當年僑生和本地生在考研究所的待遇是一樣的，沒有任何優待。考研究所的入學考試，除了一般科目外，每位考生都要選考一部專書，考上之後就可以用這部專書作為研究方向。我考了很多年，又不認輸，所以每年都選一部不同的專書。第一年選《老子》，心想它只有五千多個字，很容易將它背起來。沒想到師大的老師是用傳統的訓誥方法教書、出題，但在臺大的研究所考試，卻是用西方哲學的角度出題，什麼本體論、社會論，我都搞不清楚，所以第一次考得很慘。但我覺得反正把它背起來之後，即便考不上，日後應該有用到的時候。所以我先後背過《老子》、《尚書》、《孟子》、《荀子》、《論語》，最後一次是選用《禮記》作為專書，終於才考上。

考國研所使我最感到痛苦的科目就是聲韻學。我在馬來西亞沒有學過臺灣的注音符號，那時候也還沒有漢語拼音，國際音標是有了，但是學校老師好像沒有教。師大教聲韻學的是許世瑛老師，他用的是董同龢的《中國語音史》。老師又講得太快，我好像鴨子聽雷一樣，唸得很辛苦。考研究所出題的是林尹老師，他走的黃季剛一派。等於說，唸的跟考的完全不一樣，所以好幾次都栽在聲韻學裏！

我在師大研究所的指導教授是所長周何老師，他的博士論文是孔德成老師所指導，孔老師是孔子的第七十七代孫子。那時候，孔老師在臺大中文系、考古系都有開課，我奉命每個禮拜都要到臺大去聽課。孔老師的研究室不大，他老人家喜歡抽雪茄，也很慷慨把雪茄分給每一位同學抽，偏偏我不會抽，也不敢抽，所以兩個小時內都要忍受老師與同學們的雪茄熏陶。我不敢說是孔老師的學生，我只是聽過他的課，他的研究方法不錯，講課卻不如周老師精彩。

周老師開的課有《春秋》三傳、三禮、古文字學，每一科目我都修，唸研究所三年，我共修了五十四個學分。老師叫我寫三禮中《周禮》六官的《地官》。《地官》的範圍很大，我把大綱整理出來，寫到一半，發現好像都在抄，因為要突破古人、前人的範疇實在很難！所以向老師報告後，改以《雲夢秦簡》為研究對象。

我在國文所三年級時，黃錦鉉老師是我們的新所長，他研究思想史及宋明理學，後來我到文化大學唸博士班時，他是我的指導教授。黃錦鉉老師雖然好研究學問，卻是位個性隨和、不好名利的學者；他一身的古人風骨，很有長者風範。

周何老師的專長是三禮、三傳，還有古文字學。《雲夢秦簡》是屬於古文字學隸書的範疇。我在碩士班上過周老師兩年的古文字學，基礎還可以，但畢業後因沒有從事這方面的教學，慢慢就生疏了。到了博士班，我上過許鈇輝老師的古文字學，他跟周老師是在師大先後期的博士班同學，也是魯門學生。臺灣當年的博士生要有兩位指導教授，周老師博學多師，所以既是魯門學生，也是高明、林尹老師的學生。所以上許老師的古文字學，使我在古文字學這方面的研究，又有了新的收穫。

雄：余教授為何選擇《雲夢秦簡》作為碩士階段的研究課題？

發：當時中國大陸剛好出土《雲夢秦簡》。《雲夢秦簡》的簡文不多，只有幾千個字，我選的是《逸書》部份。它雖然只有一千多字，但卻涉及到古文字、思想、制度等各種問題，是《雲夢秦簡》中最值得研究的部份。在《雲夢秦簡·逸書》的研究過程中，我認為隸書的形成，應該是在秦始皇統一天下之前，《雲夢秦簡》是用隸書書寫的，以《雲夢秦簡》做陪葬品的那個死者，是秦朝的官吏，他在秦始皇三十年（前 217）就葬在墳墓裏，說明那個時候隸書已經存在。我就用這個課題作為碩士論文探討的主題。當時臺灣研究《雲夢秦簡》的只有兩個人，一個是臺大的博士生，另一個就是我。

《雲夢秦簡》是大陸出版的書，那時大陸、臺灣還有一些政治的問題存在，在臺灣要看這些資料，只能到中央研究院的歷史語言研究所。我每天都去那邊看資料，五點多從家裏出發，八點才到，每天只能抄兩千個字，不能影印。後來聽說日本已把《雲夢秦簡》所有簡文都影印出來，我就托一位同學在日本幫我買。但資料寄到臺灣時，卻被扣押在政治部裏。當時政治部還叫我去問話，他們說這本書的思想沒有問題，但因為是大陸的出版物，私人不能保管，須要放在圖書館裏。圖書館的管理員聽說是大陸來的書，他問都不

問就說不要。據說當時規定保管大陸圖書的單位，每年都要寫一份報告，記錄是誰在看這些書。後來，那本書去了哪裏我都不知道。

在寫論文時，我深深感悟到要研究古代人的學問，並希望能有心得，一定要借助出土資料和對照文獻資料才能有突破，要不然就是炒冷飯。我做的《雲夢秦簡》研究，畢業後又再擴充資料，寫成《〈雲夢秦簡〉中思想與制度鉤摭》¹，就是第一部將《雲夢秦簡》通俗化的學術著作，得過中正文化獎。

雄：請余教授談談，關於《先秦諸子學說在秦地之發展》²一書的撰寫情況。

發：我做《雲夢秦簡》研究時，看了許多秦國思想文化的資料。一般認為，秦國從商鞅開始落實法家思想，秦始皇更把非法家的東西全部燒掉，諸子學說在秦國沒有辦法發展。但我發現，秦國裏還有很多非法家的資料，比如我研究的《逸書》，裏面就談到很多諸子學說的資料，我就朝著這個方向去發展。

進入文化大學唸博士時，我遇到兩位研究《紅樓夢》的名教師，一位是皮述民老師，一位是潘重規老師；所長是研究民間文學的金榮華老師。在文化大學時，雖然接觸到的老師多是研究文學的，經學、子學較少，但我還是走我的原路，沿著《雲夢秦簡》所涉及的秦國思想文化，將“先秦諸子學說在秦地之發展”作為博士論文的寫作對象，那時我已寫了很多篇法家研究的論文，最後將整個有關秦文化、法家思想的觀點歸納起來，寫成博士論文。這部書後來也得過中正文化獎。

唸完博士班後，本來我還想沿著這個思路，研究諸子學說在楚國的發展，但畢業後，我到師大僑教學院教書（併入臺師大前叫僑大先修班），雖是屬於大學體制的一環，但學生所學的科目卻只有歷代文選、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，有關先秦諸子學說的部份就不適合作為教材。到了銘傳大學，我開的課是《詩經》和現代詩與習作；在兼課的空中大學，雖然開過詩、詞、曲的賞析，《易經》與生活、文學史，卻與秦諸子學說相去很遠。所以在銘傳大學應用中文系，我不但教《詩經》，也投入《詩經》研究，發表一些與《詩經》有關的論文，在學術研究上，我開始以子學與《詩經》並重的研究。

雄：余教授還有另一部論著——《秦文化論集》³。

發：這部書實際上是我的教授升等論文。我總共出版了五部著作，有些沒有在市

¹ 余宗發：《〈雲夢秦簡〉中思想與制度鉤摭》，臺北：文津出版社，1992。

² 余宗發：《先秦諸子學說在秦地之發展》，臺北：文津出版社，1998。

³ 余宗發：《秦文化論集》，臺北：文津出版社，2002。

面上流傳。⁴ 這部《秦文化論集》主要涉及很多《呂氏春秋》的資料，當時黃錦鉉老師要我把《呂氏春秋》中的資料完整地整理出來，但因資料太多了，我當時既要教書，又要寫論文，實在沒有足夠的時間來研究它，就沒有按照老師的要求，把它寫成一部有關《呂氏春秋》研究的著作，只是泛寫《秦文化論集》而已。

雄：能否請余教授與我們分享，您長期從事“秦學”研究的心得。

發：我在臺灣可以接觸到較多中國出土的古代資料，但回到馬來西亞教書後，就很少有這種機會，只看過電子版的上博楚簡、清華簡書，這兩種出土資料應該是《雲夢秦簡》之後，較新、較大的發現，裏面有很多先秦資料。發現這些簡帛後，大陸學界已經整理出很多成果，發表很多論文，如果你要從這些剩下的骨頭找出新發現，那就要看你的功力。上回我寫那篇《〈清華簡·耆夜〉簡的解讀》，就是將清華簡書與《詩經》結合。如果現在你要做秦學研究，課題好像越來越少，出土資料都跟秦學沒有多大關聯。要掌握中國出土資料的情況，大學圖書館就要訂閱兩種期刊，就是《考古》、《文物》，裏頭都會有最新成果的報道。

中國學界的動作很快，每年至少有上萬篇的相關論文發表，對於出土資料，你不快一點發表論文，課題就被他人搶走，碩士、博士班的學生，差不多沒有這些課題可寫了。我在僑大、銘傳和新紀元教書，只指導大學部，沒有指導碩士、博士班，因為比我厲害的教授很多，我只是年紀比較老而已。如果現在要寫《雲夢秦簡》那麼一大塊的範圍，還是可以的，但是要像我寫諸子思想在秦地的發展，應該就沒有這個機會了。我也看到有人模仿我的方式，寫諸子學說在楚國的發展，楚國的資料很多，那就應該很好寫。

雄：您認為，您的“秦學”研究還有哪些尚待拓展發揮的空間。

發：沒有，沒有機會。我在銘傳大學十一年，教《詩經》大概七八年，我借用出土資料，是有一些新發現。但是上課比較忙，我又到僑大、空中大學兼課，每學期都換科目，需要時間備課，慢慢地就偏離了秦文化研究。我唸碩士的時候，整理過《雲夢秦簡》的資料，我那部著作後面附錄了一些報章論文，如《秦人打老婆判什麼罪》等，這樣的小題目還可以發揮。因為是半學術性的課題，如果你將它當作學術論文來寫，題目好像又太小，所以我也就沒那

⁴ 余宗發教授的其餘兩部著作：《秦人出入各家思想分期初探》，臺北：學海出版社，1987；《贏秦思想研究》，新北：國立僑生大學先修班，1994。

麼熱衷去發揮了。

雄：從臺灣退休至今近十年，余教授又有哪些新的拓展。

發：我上次離開新紀元回去臺灣，原本不打算再觸碰學術。我的生活背景比較複雜，我經歷過日本時代、日本投降，也經歷過馬共時代，種種的新村生活經驗，我打算把這些東西寫下來。但是我的筆太鈍，寫了幾萬字之後，也就停下來了，希望有機會繼續完成它。此外，我也希望再寫一些與《詩經》有關的東西。

這次因為新紀元升格，要找一個比較老的人來撐起中文系，所以我又過來這三四個月裏天天都在準備教材，很是辛苦，又被報館的編輯看中，邀專欄，結果一篇文章要修改六七次才敢寄出去，又耗掉許多的時間，所以點成就都沒有。過後我又要回去臺灣了。

雄：近五十年的教學生涯中，有哪些人或事，讓您感觸最深。

發：我教書呢，從初中教到大學、補習班，我在臺灣的學生也有好幾千位了。但是我有個毛病，學生寫信給我、寄賀年片，有時一來就是幾十個、百來個，我不懂得怎麼回，乾脆就不回了，兩次以後他就會認為我不理他了，就不會再來信了。

我們在臺灣，算是外國人，所以一定要奮鬥，才能佔有一席之地。經過這麼多年，我總覺得回到故鄉最好。馬來西亞的同學出國唸書，畢業後一定要回來，雖然臺灣、新加坡的生活比較方便、舒服。但是在臺灣，你沒有童年的朋友，沒有中小學的同學，大學的同學畢業後就四處分飛。唸研究所就更不用說了；要經過激烈的競爭、淘汰才能考進去，進去後大家還都很自負，自命不凡。接著想要唸博士，你也要苦拼一番，要在研究所裏找像初中時的志同道合的同學，很難，很難。大概學術競爭的關係，你要比我強，我要比你強，這樣的人際關係就很不好。

雄：感謝余教授為我們分享了這麼精彩的治學經驗與生活經歷。謝謝。

發：謝謝，謝謝。